

時

疫

辨

二本全

R2548

光緒庚子九月鐫

時疫辨

羊城板藏
十九洞筱龍園

序

醫病之書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是活人者反以殺人也。晉唐而後葉天士吳鞠通二家爲治疫妙手。遵其法者皆知瘟疫異乎傷寒。其柰今之鼠疫卽以葉吳之法治之不驗。然而離葉吳之譜復又不可。衡甫少尉立爲變法八門。專指鼠疫而論。又博採新按名論而互證之。第三卷言瘟疫有九種之分。按類分治。可補前人所未及。疔瘡瘟疫殺人之烈。不特古名醫不能道其原。十餘年來中西報亦囑圖言之。今此辨引文帝全書發明五

毒神乃五行不正之氣所結也蓋平時地土翕受相安無事迨地運衰薄之年土不能收毒反合五行相助爲虐人受之安得不死此書全部以解毒爲先又合外科痘科而互治之復加引經之藥而牽帶之凡所有表散補瀉涼利等藥不可妄投此獨出之心裁洵千古不易之法也其中立通解五毒飲及八面通以及紫雪丹諸方皆核症之的藥至藥譜經說及諸瘟治法極爲分曉不得區君子靖補箋表明朗若列眉願業醫者奉爲圭臬曩余觀察興東惠潮見衡甫岩然道貌卓然行品

知其隱于末吏今衡甫巡檢新會之沙村冷官多暇集
此成書屬爲弁首余於醫道頗知門徑三復之餘知此
爲近時不可少之書也是爲序

光緒戊戌八月聯元書于羊城行次



序

疫病由口鼻入直達中道分布三焦急者立亡緩者或可速治其治法非同傷寒之可表可下也而有時當表當下此中權衡操縱超乎法外而不越乎法中非天資絕高者不足神其妙用愚厯考方書惟葉氏天士吳氏鞠通二家論辨最爲精詳嗚呼近來鼠疫辛涼不應宣泄亦不應何也蓋疫病有常有變有陰有陽其症之常照葉吳二氏方書治之隨愈其症之變雖有敏者亦莫措其手然則置之不論乎曰不然有盧扁之術人事豈

不足挽天心乎。李東垣云。當瘟疫盛行之時。每有寒疫。雜乎其中。黃坤載云。後世庸工之于疫病。不論寒溫表裏。概用硝黃泄下。十治九誤。此助紂爲虐也。蓋疫病與傷寒異。人所共知。疫病有寒溫之分。人多不覺。天下死於病者數也。死於藥者冤也。愚于此道講求十載。閱方書不下數百家。以葉案吳辨爲標準。以李東垣吳又可喻嘉言張景岳諸家爲旁證。首卷大方分治。本于吳辨。而變通其綱領。猶恐可治常疫。不足以禦奇症。二卷于方書時論匯參之下。成變法分治八門。非謂此八法及

所採良方。儘可治疫。但擇其與症合者用之。其不合者
舍之。又附兒子慎齋藥譜。以備採擇。蓋疫之急症。宜以
治痧之法治之。因錄新會區氏子靜疫論九篇附之。考
瘟有九種。曰疔瘡溫。曰瓜瓢溫。曰大頭溫。曰蝦蟆溫。曰
鷓鴣溫。曰葡萄溫。曰羊毛溫。曰轉腳溫。曰白喉溫。古名
賢並無分類。制治愚特分別詳列。歸于三卷。疔瘡瓜瓢
溫二項。殺人最速。惟有紫雪丹。或可十救二三。其次只
有預防一法。大頭蝦蟆諸溫。十中可救五六。白喉溫一
症。道咸以前。不得其法。人之枉死者。無算。自楚南張善

吾白喉捷要書出。吳曉舟太守刊於嶺南。傳之。于人多
驗。愚此書集成。九閱寒暑。本有八卷。先擇四卷。付梓。書
中專言疫病。其他不附焉。幸得子靜先生逐條參訂。加
以眉箋。先生治疫之道。最爲精詳。其所詣直造葉吳之
室。余所見治疫如先生者。不作第二人視。葉吳復起。不
易吾言。旣經法眼。則此書之行。不至獲罪于天平。

光緒庚子三月侯官林慶銓識



目錄

序

論略

原因

吳氏又可論疫病異乎傷寒。時論鼠疫來由。

治疫四大綱。未病先知。未病預防。

節錄羅君伯畦新論。答人問疫方驗與不驗。

第一卷

吳辨上焦溫疫初起三方。又上焦寒疫初起三方。

第二卷

此卷以鼠核變幻不測分門治之用藥步步重在陽明吳辨以三焦分治此書不盡拘拘于三焦因時毒最重中焦頃刻分布三焦分門製治心子靈手敏靜補箋

前卷專指鼠核而分治之此卷統論諸瘟而分治之

變法分治八門

一解毒通絡法

一通解三焦兼以養陰法

一排膿破堅法

一寓瀉於補法

一開竅達鬱法

一、一寒涼法

一預防陷邪法

一猛藥宣瀉法

論溫病不防用寒濕藥

附錄周氏方論

附錄慎齋藥譜

區氏疫論

第三卷

一疔瘡瘟治法

辨證 辨舌 辨脈 辨生核
外治諸法 疔瘡瘟即今之鼠核也

附錄粵東高廉雷瓊各府治鼠疫驗方

又以鼠核列
于首条並採
時方以及引
經鍼法共五
条附後
靜補箋
子

引經腧穴 經絡辨 鍼法 區氏六經圖說

一瓜瓠瘟治法 一大頭瘟治法 一鷓鴣瘟治法

一蝦蟆瘟治法 一羊毛瘟治法 一葡萄瘟治法

一轉腳瘟治法

第四卷

一白喉瘟治法 一粵東斑症附錄

附錄葉天士癍痧疹癰治法

提要

此辨爲鼠疫而作。因此症殺人最速。醫書所不載。恐倉卒間閱者不分緩急。因擇其要者列之。

一曰辨寒溫。

疫症有溫有寒。不得一概以溫病視之。所以金匱定有陽毒陰毒之分。惜其陽毒所傳升麻鼈甲湯只治寒疫。莫治溫疫。恐當時陽毒斷非此方。後世以誤傳誤也。此辨首引六方。分別明白。先用輕劑。後隨症變方。

二曰審緩急。儲藥物。

急症用緩藥誤矣。緩症用急藥亦誤。如尺膚酷熱。舌苔老黃。察三卷辨症。果屬三陽。則宜急下。救陰。二卷

周氏六方可用。必要加些紫雪丹。勿使陷邪。平時宜
儲存藥物。以備臨時急用。若緩症亦不必用重藥。

三曰對症下藥

疫病初起。必有寒熱。第一卷六方。分別治之。如不見
效。則擇第二卷之通解五毒飲等方。對症擇用。第三
卷之解毒活血湯。百發百中。識者均推爲治核準方。
其餘寓瀉于補。各劑變通加減。權變在人。

四曰刮痧

一鼠疫宜與痧症互證。莫妙于刮。刮者以杯斡或大錢點茶油。

于心口背脊。刮出紫泡爲妙。據林藥樵痧書嘗稱。以治痧之法。治疫。應如桴鼓。張景岳亦有刮痧圖說。此辨第二卷。引區氏治痧之法。亦權衡妙用。因吳鞠通有疫症灼陰。刮刺傷陰之語。是以斯辨卷一不敢重推其法。今徧考時論。都說刮痧之法甚捷。請閱二卷末數頁。區氏疫論。放痧之法。如尺脉皮膚熱極如火。以及週身如灼。實純熱之症。則不宜刮。

五曰刺出毒血

區氏疫論有用針抽紅筋一法。此法本于吾鄉林藥

樵痧書所傳。細察脚根有紅筋一條。直透腎囊。或手窩心窩有之。急覓筋頭起處。用銀針抽出毒血。或無故頭暈人昏。亦要用針刺。查閱第二卷區氏疫論便悉。江蘇人治痧則驗舌下中間筋膜黑色刺出毒血必愈。

六曰以蟲吸毒

水蜚生于水濱。又名馬蜚。又名黃蜚。又名蜚蠊。古書及時論不載。斯法得自海南。傳之干人多驗。然必須以生草搗爛圍環核之四旁寸許。中留核位如四。則

以蜚口向毒核上吸毒。若無草圍之。往往不吸。要用二蜚。一蜚吮飽。則放于杯水中。吐出毒血。以一蜚替之。二蜚足矣。若用三蜚。恐傷好血。

七日敷外藥留核頂

一第二卷末數頁。區氏外治敷藥引竇太師法。家叔曾詰靖老白芨白歛輕粉等。恐否歛毒歸臟。靖老曰。正取其閉塞環圍核外。使其毒不散他處。則不攻于心。必留核頂不敷。則毒貫於核頂。熟則自穿也。

八曰廣採時方擇用